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楊忠愍集卷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棨

謄録監生臣俞成鰊

楊忠愍集卷四

附錄

行狀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小興州數被兵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之始祖百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正又三世為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為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

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然公僅七歲而母曹竟捐館陳女妒日疐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覘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艴然曰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奇而聽之學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

兄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遶屋行且溫誦日所聽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更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吾死僧矣則為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

侍亦愈時人異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為不信視楊氏子公既為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貲為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强公婦以八石穀糜著居曰毋溷乃公為也公游太學再試居首為名高故薦紳大夫遞館穀之稍稍具槖中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為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默而從糜著者懼不勝負笈費

為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為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徒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材為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曉游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為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

以鈌告驗封掌諸郡邑吏入肆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為嚴登籍定序先後革冒替精詿何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下翕然稱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䦨西韓公邦奇為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塤篪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悦曰技更進是乎居吾

語汝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投公以金鐘使之擊而謂之曰此黄鐘也公醒而汗悦若悟者起篝燈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公樂不足以盡子吾為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子公乃徧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之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

謂此曹子什五賣聲譽奈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𨚫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敵大舉躪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嚄唶當往者公奮曰主辱臣死即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寇退之明年公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盡葢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為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

驟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俟鸞驕且内畏强敵請於二邊互市市馬俟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為互市市馬者和親别名也敵踐蹦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讎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下與外域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

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敵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既久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使通敵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敵之門其不可六矣伏戎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敢肆今謂縣官慴而奉敵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敵昨深入時我雖不敢

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外域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敵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敵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毋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誘宅部我既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强敵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匹十年之後敵馬少而我帛亦不繼

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寛吾以修武備夫敵至無饜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馬用之且敵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敵益大矣此三謬也曰敵既利我必不失

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内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為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内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慴敵之重勢内迫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慴敵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寛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

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逮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為陛下勒燕然之頗懸諳達之首於藳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侯鸞恌憤曰竪子目不知敵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

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共敬其職

冬月受請讞竟莫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即監

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

暇則進邑諸生為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

公晩而公捐俸禄益之東贄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

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

狄道之旁地故多回民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約束

焉為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

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洒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倣古井田意劃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供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名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窮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

下邑責鬻禍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禍也責禍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為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禍者矣公之為典史狄道將二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敵數敗約入寇俟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讎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即遷南京户部主事之南户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其時相嵩最用事惡俟鸞刺骨而善公策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

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詑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

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寛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祗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葢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强敵為急在内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内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内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絶强敵之先

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嘗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絶幸賴陛下誠敬格于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

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會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

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剮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禀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揮絡繹不絶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駕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

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

則稱君過則歸已人臣事君之忠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刋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盖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

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練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

之謠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黄如桂為廵按朋比奸黨譸張為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撫鎮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户令任職管事效忠與鵠皆世蕃豢養乳臭子也何嘗

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為工部尚書陳圭託疾得掌後府黄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倆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

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強敵窺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廕嵩父子於時嘗自詫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迹以蔽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

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敵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强敵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且敵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為密

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

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黜罷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

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外敵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汚率下通賄慇懃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

踈拙者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為固滞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甲汚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陛

下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吏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託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錯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

趙文華為通政司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内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輾轉擦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也嵩既内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厰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厰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

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厰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臚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為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則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

忍於負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

真可為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塗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

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
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
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
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
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
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
外敵畏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
聞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

有疏奏上恚公戇而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搆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為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為却之第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内畏嵩屏去藥食公碎甆盌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寇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恠以人臣阿私侮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君坐稍持獄謫矣佐重

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僇之耶將奈國體何是時海内士大夫陰傳錄公疏至紙為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枳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齮齕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即齮齕固當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上意且惜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

人藉藉謂公且不免有為公居間相嵩者曰公不憂萬世耶相嵩曰吾行當為救之且卜之其人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卿胡植鄢懋卿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相嵩者頷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晦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蓋

慷慨曼聲長嘯以没公没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
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
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
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遺詔襃録諸
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錄一子太學
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謚謚忠愍用御史郝君
杰言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所以為楊
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

公之寛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先帝之怒公至僇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鸞嵩之姦於後天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卹公而不知其陰體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十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胡邨處士杲女婉孌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即應尾太學生娶敎諭李君九臯女次應箕娶都御史王君遴女王君葢為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

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重悔涊然下汗耶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公所自著年譜徒步氷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沒鄉者實槀葬焉而未有誌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華亭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為先容不佞謝弗丈應尾泣曰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葢忠愍之沒相嵩實怒不佞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即

死且不瞑既而王君以書來曰子為狀而乞誌銘於鉅公大賢忠愍公意也不佞弗獲已為著狀而淚涔淫流弗已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絶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人人國史記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如右

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明兵部武選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

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撰

公諱繼盛字仲芳别號椒山忠愍者謚也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者今皇帝御極遡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士大夫故奉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為國子生而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公舉嘉靖丁未

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員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敵欲利啖之以緩兵請與敵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詆公撓邊計惑衆心詔錦衣衛逮公置詔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諸城尋遷南京户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

恩恩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名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羽布滿中外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名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為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詞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貳皆嵩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

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甆盌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有觀者咸為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

變不敢出一辭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懾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牽深自懲創毀方以為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為危言正色者有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碌者耶公死之歲刑

部郎令藩叅王君世貞為求救於嵩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子世蕃不可而其黨鄢懋卿等亦相與爭曰不殺其所謂養虎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為震者累年其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今中丞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嵩又將殺之奏上地忽震先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為之動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夫其導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七年先皇帝

用御史今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政逮世蕃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今中丞林君潤發世蕃逆狀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公死時應尾尚幼蕃叅君與其友吴君國倫徐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事今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蕃叅家禍尤酷今十有二年公既受恩邺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賜額曰旌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

斥逐嗚呼後之欲為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伯源者奉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是為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年僅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曰應箕皆張安人出昔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為祭酒奇公文因日進公為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之倍於衆數謀于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於恩卹之及去年幸

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公者獲少紓萬一焉其月其日應
尾應箕改塟公定興縣東引邨之原奉藩叅君狀來徵
銘予義不得辭也為撫公大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
居家之行狄道之政詳具公所為年譜及藩叅君狀銘
曰
萬物稟氣以為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畀身仆盎自奮
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為憤地為震歳星一終天乃
定羣姦澌滅主神聖易名建祠錫贈㦨制詞前後相

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為世鏡

敕賜旌忠祠

今皇帝御宇首遵遺詔録諸直諫臣生者叙用死者贈官祭塋録其子有差於是兵部武選司員外容城椒山楊公得贈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廕一子應尾為國子生薄海以内郊壘之衆與夫樵兒牧豎無不悲酸以為先皇帝之明且仁能鑒公忠誠於憑几之夕也又莫不曰新天子之孝且仁能急於繼先皇帝之志卹其遺忠

於嗣服之初也乃商人白受采等奏願捐貲以祠公於都城弗報乃容城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邑乃保定士民走上官欲祠公於其郡乃副使曹君金以其士民之意白巡撫都御史曹公禮出庫金一百二十兩畀容城縣立祠既給事中陳君瓚以謚請則詔賜謚其曰忠愍既巡按御史郝公杰以祠請則詔賜祠其曰旌忠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其誦公之寃而欲得公以祭者蓋徹乎百世無論商賈曁其鄉人然則朝廷所以為

公者夫亦至矣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嗚呼於公何有哉祠成將以某月某日奉公主即祠而血食焉應尾以余聞風於公者乃丐記其祠事余奚忍詞公哉當公之抗疏也余正赴禮部試與同志上虞陳君綰都匀陳君珊六七子會文於觀音寺之佛堂客有從外來者謂公杖缶死且擬刑會中人驚起屏氣余投筆曰夫如是將焉文以我能執白麻往訴之二陳君曰誠然願尾余姓名其明日以草視二陳君二陳君曰聞當官業有持

獄者其毋亟試而舉為之不愈乎乃寢夫宜春之甘心於公寧慮遺患哉亦以懼夫繼公而言者愚矣愚矣國家養士二百年深仁厚澤雱霈海內即不遠稽當議禮議獄之時士之奮其間者以百計其死杖下老戍所者踵相接蓋已消阻無纖悉氣矣乃太僕西川楊公侍御關西楊公皆以强諫起至於宜春父子竊弄威柄言者類獲重譴卒不能禁在公尤竭志盡詞不遺餘力斯所謂愈出而愈奇也乾坤正氣在天為日月風雷雨雪在

地為江河嶽鎮生則為人則為忠為孝為盛德為大業死則為神明薄日月激風霆和雨露慘霜雪浩江河峙山嶽誰為為之誰為止之公即不在世間而其震動天地激勵人心百世如生余獨以後死遭逢全盛雨露不殊枯榮異勢嗚呼余甚慙於公公赴義之詩曰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又曰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公以忠魂補乃誠補矣公之事定矣余獨後人幸一息尚存則視公一息皆餘生恩奚從報事奚從了故曰余甚慙

乎公勉慎修履庶幾哉貞婦無負白首余甚懼焉余甚懼焉公少也孤即以忠義自許初舉於鄉入太學從事華亭徐公學文乃遂見道既舉進士從事苑洛韓公學樂乃遂知音及謁闕里過泰山明義利生死之關而悟學無止法適北事孔棘誓埽邉塵時仇鸞怙勢為開馬市之議力言其不可者十為説謬者五鑿鑿據經為鸞所中被撻降狄道典史鸞誅四陞進武選司員外公思國家屢陞厚恩欲舍身圖報至秉燭獨坐夜深不寐乃

感於宜人之言遂草疏列故相嚴嵩誤國十大罪五大姦比入朝未浹旬也疏上天子動容卒以嵩旁語乃下於理中以引用二王之故徧受諸杖具不屈遂被大杖擬重獄竟以姦嵩曲計附失律諸人後棄即命馬寃哉寃哉刑而及於諫臣葢今古未兩也公精忠奇節炳燿國史然人能知公之忠於劾嚴相不知其阻馬市之議為塞開邊大釁人知先皇帝之卒去嚴氏而不知公之言先為之投種人知今天子之能䘏公不知危疑之際

賴公以發其姦為有功於朝廷如公者忠莫忠焉而具
茲三偉功厥祠宜永世祠定址於保定從郝君請也費
取諸官帑合都御史曹公所畀金而成之也董其成則
知府賈淇乃紀其事而歌以侑神其歌曰
名嶽降靈來太行聰明正直剛以方騎雲而下三輔
彭秉節委質何相羊奸諛得志越厥常國是日非寵
賂章逆黨肩禍釁啟疆駕言馬市為國殃公怒衝髮
抗厥章中遘憂患謫西羌逆誅被詔服上襄天子隆

恩不敢忘投身報主臣道常稽首萬言慨以慷嵩禍甚鸞何可長臣身不辭塗千將天子動色心徜徉奸臣膽落走且僵視死如飴氣彌揚竟以刑化返故鄉臨義之音何悢悢披依五雲肝與腸帝曰朕有遺直古忠良何以旌之豐其藏以塋以祭泉壤光錫之祠宇鎮北方泥金有敕何輝煌魂兮豈不來洋洋公昔遊魂七陵旁假翼天路景雲翔逝如鷩電掣天荒此驩之人徒倀假公歸不歸歸有罷儻獨有靈來清揚

聞其風者氣復昌憑人萬古扶綱常匪直也人獲其

祥等河配嶽久且長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勑

提督操江兼管廵江前吏刑工三科左右給事中僊

居吴時來撰

隆慶三年歲次己巳春月之吉

勑賜旌忠祠碑

賜進士及第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經筵實錄典誌總裁淮南

李春芳撰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户部尚書致仕郡人

高耀書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前奉敕總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郡人孫慎篆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杰言臣所部保定

府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産地也其吏民為請立祠哀

死勸生以詔永禩謹奏闕下俟可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守賈君淇繙閱故牘得前都御史曹公亨副史曹君金何君東序捐公羡為公葺祠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卜地城西門庀材鳩工埏埴繩鋸中三楹以居公像而兩亭其旁刻公所為二疏者翼廡重門甓而環之軒軒肅肅道路流涕於是鑱石為碑以辭屬余余與公同舉進士而心高其義為之碑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為其兄飯牛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

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閒務簡遂以其餘力問典章於鄭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學於大儒先生已遷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寇薄都城方得氣去而咸寧侯仇鸞驕貴用事兵政屬馬鸞欲與敵通馬市以羈敵而固權公乃抗疏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别名也非國家所以内自完而讋服狡敵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防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説甚具中肎綮而逆於鸞遂下錦

衣獄貶為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乃即貶所起公南京户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誼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為也公聞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為匪人用者耶且天下苦公久矣毋使滋禍於是具疏數嚴大罪十而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有大姦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奮其詞深覈而不浮剴切而詳白累累盖數萬言夫人情莫不嚮其所榮而恩其所知就其所便而

不趨其所苦公起顛頽還中朝嚴方自以為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於國曩者靡爛箠挺慘於鋸鑿瘡瘢未合而料編之章再上頸可盭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性義有淵勃糾纆於中而不可散解者耶使公疏而用海内早即袵席之安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主上心遂復下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嘉靖乙卯十月晦而竟死西市矣又七歲而嚴免遂不得良死又五歲而今皇帝奉遺詔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賜

諡忠愍祠馬於戲休哉夫公所以報主上與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耶人臣錄於朝頂踵皆主恩也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以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亦不問事之成不成而報忠優於報功故曰主上厚人謂先皇帝神鞫廷誅卒戮大憝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禍痛憤何極然不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先皇帝今上咨嗟崇奬至意哉故世必有大痛而後大快之斯公之所以埀譽長久者耶所

為祠者本發於二疏余故表公大節而略其他且為辭以侑神焉辭曰

流旭兮旦開照靈旗兮驅昏霾輪廻焱兮左黔雷團元氣兮惠來帝嘉女兮怛女撫女壯兮下土彎天弓兮殪天狼血含光兮注牙幢載逢干兮與俱行青虬兮白螭雲中兮遨嬉厲余齶兮上谷滌余腸兮桑乾靈來兮不來不來兮心悲彭咸參兮萇宏伍靈番番兮肅然而來下為民正兮終古羌焉窮兮社而稷女

隆慶四年歲次庚午八月吉旦總理紫荆等關保定等
府地方兵備山東提刑按察司副使朱卿保定府知
府賈淇同知陳其愚通判馮惟敬張燭管工通判薛
侃推官蔣希孔清苑縣知縣龔紱縣丞畢貴典史陸
世賢立石

祠堂記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户部尚書侍經筵奉敕總督糧
儲前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崇陽汪宗伊撰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協理京營戎政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霸州王遴書

賜同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奉敕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肅鄭洛篆

夫國於天地與有立焉寧獨其法制具哉蓋必有忠貞敢諫之臣能摘主闕摧權奸力圖公室之安即九隕其身初不為回向易慮以成其義若是者蓋古今賴之當

世廟時忠愍楊公以車駕員外郎疏折勲幸臣仇鸞謫

尉狱道亡何鸞敗世廟心内直公一歲四遷至武選員外時分宜方馮寵恣睢瀆朝政公欲因癸丑歲旦日食上狀瘖主即於歲暮之塗次削草馳疾入京師余幸與公同曹晨從錦衣後並騎道上行適前驅者至謂日當食詔罷習儀公因過余邸舍故秘之會元旦雪禮臣請更為賀官家欲罪諸靈臺占候郎而同曹主事陳君一松聞以耳語余因密請公疏且緩入比銀臺亦以節假禁封章至朢後三日公疏方上言分宜罪狀十姦五可

名問二王知之分宜固挾此為讒遂復逮錦衣衛詔獄而疏中言嚴鵠冒功事下曹覆奏分宜子世蕃預為覆草以授其黨江曹郎冕袖屬主覆者周曹郎冕周曰嗟乎是可忍也余從旁益慫恿周君謂覆奏如所指獨不為楊地即國例公論謂何於是用力陳其冒功謂一世所共知并以分宜姦狀上聞已復逮周下獄出為民余亦以內批罷官公竟從吏訊赴西市嗟嗟以公之才其卓犖閎偉無論其他即太乙壬奇堪輿兵陣諸家書亦

皆綜習居嘗議天下事亹亹若泉注其論謫賜環後藉
令苟以世俗爲心即隱忍就例可立取通顯乃身再詔
獄斷指節出脛骨繼以割肉擢筋流血數升將卒猶賦
詩以見志非夫天植其忠能然哉顧余獨有感於世廟
之明以公之忠而竟陷於死地豈非以奸臣柄事羅織
成族義難自明而余顧遇熙際復起今官迺知士所遇
有幸有不幸而於心固當不易云然世廟末載罷分宜
械其子棄市并籍其家而公以遺詔贈貳奉常廕一子

賜祠額曰旌忠即董稚至今談者猶切齒嚴氏艷慕公神明故士所自處在彼不在此亦較然矣至於嚴黨既盡朝政潔齊迄於今並稱熙洽雖由明良相得致然而公之忠貞能使天下國家所恃以並立者益不可泯余故詳著之使世之瞻拜祠下亦將有感於斯祠在邑庠之左督撫劉公應節孫公丕揚督學傅君孟春賀君一桂兵憲高君文薦王君珽徐君學古知府劉君泮賈君仁元各捐金助之而知縣王子德新張子與行相繼成

之云

萬歷八年歲次庚辰夏月吉旦立石

墓祠碑記

容城楊忠愍公在嘉靖之季以論劾奸相嚴嵩遇害藁葬定興縣東引村至隆慶元年遵肅皇帝遺詔贈官賜謚予祭錄廕又錫祠於保定府額曰旌忠而後公之寃始白至今皇帝天啟三年俞臣翔之請予公諭葬蓋追行莊皇帝顯皇帝所欲予而未及予者而後朝廷所以

郿公之典始備然公東引村墓距直道尚三里許獨墓碑在道側凡往來其下者率徘徊欷嘘而不能去天啟四年夏翔被名為少司馬濱行與定興令王君永吉謀即碑所建墓祠塑公像以便瞻拜憑弔與保定之旌忠者相望而後民間所以風公之烈始久嗚呼古忠臣烈士不幸而死於奸臣之手如伯嚭之殺伍子胥王鳳之殺王章曹操之殺孔文舉王敦之殺周伯仁李林甫之殺李北海盧杞之殺顏魯公秦檜之殺岳武穆者非一

而獨公與武穆至今英雄之恨未銷雖小夫婦人孺子皆能誦姓名而感憤流涕所在祠廟不絕豈非其忠最烈而禍最酷哉然武穆死宋遂以不振公死而肅皇帝感悟誅奸行公之所論列蓋予聞之故老公死踰時肅皇帝尚惓惓問公獄意欲釋而用之方知相嵩附公名他獄詞以陷於死從此遂燭嵩奸而鄒公應龍林公潤得相繼奏其力則公一死不惟無損肅宗日月之明益增嘉靖中興之績古云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公之

謂也夫公所欲誅者奸臣而奸臣已誅所欲寤者主心而主心已寤所欲留後人補以報者主恩而主恩已報然則英雄之恨雖未銷而公之恨已無不銷蓋其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存其没社稷均賴之非區區以烈士殉名論也而後之為公惜者或謂身非言責死過於忠或謂公才兼文武律歷兵戎主眷方隆圖報有所不宜僅以言死或謂誤引二王開奸人以羅織之釁夫其時言路皆奸黨也公安得弗言害無大於嵩則報無大於

去嵩公何惜一死且奸人設穽奚患無辭以嵩世蕃賊虐而翼以胡植鄢懋卿何鰲王學益曹天佑李天榮劉槚輩公即不詞及二王豈無所以死公者此皆身名與君父較重輕揣利害其見反出小夫婦人孺子下又安足與知公之心哉公死迄今七十餘年而人心之思慕者如一日吾知遇此事會感激捐軀宏濟賢者當必師公所為即小夫婦人孺子亦將有取嵩世蕃植懋卿諸凶人像貌跪仆公之階庭快榜擊以懼奸邪如武穆祠

馬則英雄之恨未銷正公有功於千百不死之人心矣當時不避患難周旋公者都御史王公遴大司寇王公世貞比部郎史公朝賓邱公秉文應公明首請錄公忠者冢宰楊公博請謚公者御史陳公瓚請祠公保定者御史郝公杰題公墓迄碑者冢宰孫公丕揚令舍地為公祠基者邑孝廉范子士楫而畢力建祠費不煩民役不稽時昭往勸來助流教化者邑令王公永吉也此其人姓名皆當與公俱不朽凡公墓祠規制始竣年月日

詳具王令公所自為記中若其廟貌嚴翼肅然興起則

予輿日尚當趨拜而弔賦焉銘曰

嗚呼號乎以為厲鴆壯決也笪日以為明斗沫晰也

謂忠為無益井可渫也剸聖之刃還鈌折也敦脈血

毋用自囓也噲正而𡁵宜辛夷楔也揮虹以逭蜺靈

旗揭也曾唫恒悲無稱耋也伊彭咸之故居引邨以

東轍也死乎不死乎俊與傑也

欽差巡撫直隷等處地方轄紫荊等關保定等府兼理

糧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堂邑張鳳翔撰

天啟五年歲次乙丑春月之吉

楊忠愍集卷四